

• 当代中国热点问题纪实 •

蔡建文  
周婷 著



# 漩涡与暗流

漓江





蔡建文 周 婷 著

# 漩涡与暗流

069377

女子学院 0059038



图书资料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**漩涡与暗流**

蔡建文 周婷 著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2 字数 202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1354—2/I·915

定价: 5.60 元

责任编辑 吴裕康

封面设计 烈 民



# ● 当代中国热点问题纪实 ●

- 百万浪人闯江湖
- 来自流产房的透视
- 拉客女郎大写真
- 市场黑潮：假假假！
- 债台大拼杀
- 邮购“黑洞”
- 肆虐的假药
- “上帝”的误区
- 商界巨奖潮
- 马路商贩
- 暴发的包工头
- 个体户婚变录
- 倾斜的“保姆市场”
- 精神病人的世界
- 车祸大纪实
- 残害儿童的杀手
- “压岁钱”悲喜剧
- 膨胀的儿童消费
- 学杂费暴涨潮
- 民办教师咏叹调
- 明星经商热
- 干部下海众生相
- 畸形的实体
- 公车大“走穴”
- 出国旋风
- 发票“魔方”
- 盲点：纳税意识

ISBN 7-5407-1354-2/I·915

定价：5.6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百万浪人闯江湖.....         | (1)   |
| 来自流产房的透视 .....       | (15)  |
| 拉客女郎大写真 .....        | (35)  |
| 市场黑潮:假!假!!假!!! ..... | (51)  |
| 债台大拼杀 .....          | (65)  |
| 邮购“黑洞” .....         | (92)  |
| 肆虐的假药 .....          | (97)  |
| “上帝”的误区.....         | (118) |
| 商界巨奖潮.....           | (124) |
| 马路商贩.....            | (130) |
| 暴发的包工头.....          | (140) |
| 个体户婚变录.....          | (149) |
| 倾斜的“保姆市场”.....       | (154) |
| 精神病人的疯狂世界.....       | (158) |
| 车祸大纪实.....           | (169) |
| 残害儿童的隐形杀手 .....      | (191) |
| “压岁钱”悲喜剧 .....       | (197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膨胀的儿童消费.....  | (203)     |
| 学杂费暴涨潮.....   | (209)     |
| 民办教师咏叹调.....  | (223)     |
| 明星经商热.....    | (239)     |
| 干部下海众生相.....  | (248)     |
| 畸形的实体.....    | (255)     |
| 公车大“走穴”.....  | (259)     |
| 出国族风.....     | (265)     |
| 发票“魔方”.....   | (275)     |
| 盲点：纳税意识 ..... | (287)     |
| <br>后 记.....  | <br>(298) |

## 百万浪人闯江湖

挨过打，受过骂，  
好歹学会江湖话；  
江湖话，江湖口，  
走遍天下交朋友……

南京收来南京去，  
北京留来北京游，  
南北二京都不收，  
黄河两岸度春秋……

——录自江湖“锣歌”

### 一 无须剪辑的镜头

镜头一：某县城车站，一个赤着上身的中年汉子，腰系一条红绸带，脚穿一双烂草鞋，正在将一柄亮晃晃的钢剑往喉咙里插……人群里一片惊呼，钞票、硬币从四面八方向汉子脚边扔去。

镜头二：一条扁担长的巨蟒，突然缠住了一位酥胸半露的



美貌少女。看着那痛苦痉挛的冰肌玉肤，那楚楚期盼着的柔情眸子，铁石心肠也为之动情。

镜头三：某集市上，粉笔画了个十来平方米的圆圈，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姑娘，正在用三只瓷碗，摆弄着三粒蚕豆，脏兮兮的蚕豆在脏兮兮的小手里，忽有忽无，忽进忽出，忽多忽少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旁边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赤裸着上身，让两个彪形大汉用钢筋缠在身上对拉……

镜头四：某大桥上，像排队一样，一溜坐着十多个眯着眼睛或戴着墨镜的算命先生。

镜头五：某次列车上，几个身佩腰刀、袒露左肩、藏族打扮的汉子正在向旅客兜售“虎骨”、“虎鞭”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草药……

## 二 江湖狂潮

我们的长辈对此并不陌生，许多人就是从江湖上闯过来的。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却是从电视录像与武侠小说中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“跑江湖”这个行当。几年的光景，居然在大街小巷、车站码头，冒出了这么多的江湖浪人、江湖郎中、江湖艺人、江湖术士、江湖骗子、“江湖好汉”……据估测，算命相面、流动行医卖药、摆摊练武变戏法、结帮文讨武要等“正宗”江湖浪人，全国目前不少于两百多万。

河南省有个被称为“武术之乡”的小山村，以前是个穷得要命的地方。改革开放后，也不知是谁先头脑开窍，邀了几个人跑到山外练把式卖跌打药。几个月后回来，不仅挣回一叠票子，还净赚一个媳妇。于是该村男女老少倾“村”出动，各显神

通跑江湖。当一个报社记者去采访这个“劳务输出”的“先进典型”时，只见荒草萋萋的山地上竖着一栋栋精致的新楼。九百多人的小村，却有四百多人在江湖上闯荡，上至九旬老翁，下至三岁稚童。

1990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湖南省某县公安局得到情报，在该县一个偏僻乡村里，有上百名“来历不明、衣冠不整”的可疑分子正在某农户家集结。待公安人员全副武装赶到，正好看见以前只能在武侠录像中才能看见的场景：堂屋里秉烛为灯，室内香烟缭绕，堂屋正中摆着一张旧式八仙桌，铺着一床红毯子，上面立着一个什么牌位，插着香，神秘肃穆得令人感到压抑。堂屋两边与堂屋外的晒场上，静静地坐满了表情庄重的客人，但是有的蓬头垢面、破衣烂衫，有的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。堂屋上首坐着一位白须老翁与一位“无腿将军”，特别引人注目。公安人员便装混入围观的人群观察了一阵，方知这里正在进行湘川鄂三省江湖大聚会，推举江湖堂主。所到之人都是各地各行业的江湖代表。

距此一个多月后，在该县县城车站，突然发生一起聚众械斗事件，双方出动二十多人，战果是捅穿两个人的肚子，打断四条腿，留下十几处伤疤。谁能料到，参加械斗者居然就是平时在车站叫爷爷唤奶奶、可怜兮兮地讨钱要饭的乞丐？只为争夺这块地盘，双方便爆发战争，造成了“流血事件”。

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江湖行业，虽然一直被人划为“下九流”的范畴，但在解放前，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：“江湖势力”。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布衣农户，跻身其中者不计其数。有出没于草莽山头称霸一方的土匪，有匿迹于江河湖泊打家劫舍的强盗，有风餐露宿卖艺为生的艺人，有浪迹江湖扶弱锄恶的好汉……在这万里江湖之上，他们演出过一幕幕惊

心动魄的故事，留下了一个个神秘瑰奇的传说。

解放后，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江湖行业逐渐瓦解衰弱，一些江湖恶霸和江湖骗子受到法律惩治，而诸如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、“飞车奇人”蔡少武等江湖艺人则走上了正规的表演舞台。江湖郎中没有了经营市场，江湖术士没有了蒙骗对象，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更使一些有“江湖绝活”的老江湖也销声匿迹了。

近十年来，改革的大潮一方面荡涤着人们的旧观念，另一方面也冲泛起一些历史的沉渣。于是，江湖浪人便借改革的大潮卷土重来了。开始是算命的拿着“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”公开走上街头，接着是丐帮大串联，随后，耍猴的、变戏法的、光着膀子练武的、行医卖药的、带笼子骗人的……五花八门，遍及城乡，形成一股强大的“江湖狂潮”。

### 三 江湖内幕大曝光

这是录自某县城的船码头的一段对话：

“相客辛苦了，这次‘出穴’捞烂头（钱）不少吧？”

“混混罢了。请问老元良（先生）贵姓？哪路买卖？”

“免贵姓黎，挑汉生意（卖假药）。”

“哪个码头过来？”

“四海为家，轮子（车）底子（船）到处转……”

乍一听，还以为他们是在用暗号接头，搞什么秘密活动，但如果看过几本武侠小说，就不难猜出，这是江湖浪人在用江湖行话交谈联系。

也许是旧社会生存与谋生的需要，江湖行业有一整套江



湖规矩：入江湖者，或者是父子相传，或者是师徒相承，这样更给江湖行业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特别是一些江湖绝活、江湖技巧，一般外人难以了解。新江湖虽然没有旧江湖那样具有组织性与帮派性，不仅门类不全，手艺技术也不精，但他们也有全国统一的行话、行规、行讳。跑江湖首先要懂得“春典”，也就是江湖行话、黑话，江湖上相互联系，得用“春典”交流。他们都不愿意轻易在外人面前“露底”，因此只好靠江湖同行才懂的“春典”相投而行，相时而动，相人结缘。

江湖行业很多，概括起来分为四大类：金、皮、利、挂。金行包括看相、算命、占卦、测字等；皮行包括行医卖药；利行包括戏法、魔术、杂技、马戏；挂行包括耍枪弄棒，打把式卖艺。在当今两百多万新江湖浪人中，除极少数是解放前的老江湖，一部分是祖传江湖弟子外，大部分都是以为江湖饭好吃、江湖钱好赚而卷入江湖之中的，很少有真正的江湖绝技，只不过靠一些花拳绣腿骗钱而已。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：赚钱！所有这些江湖行当都只是赚钱的手段，利用人们的一些特殊心理，他们抢码头，占地盘，勾心斗角，拉帮结派，上演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，导演一场场触目惊心的骗剧。撩开江湖上神秘的帷幕，我们将看到一个形形色色、泥沙俱下的世界。

### 哄哄骗骗话算命

算命相面属江湖“金行”，是江湖行业之首。据说祖师爷是周文王，有着几千年历史。过去算命大都是盲人和半盲人干的，敲着铜锣，抱着胡琴，走街串巷，靠说几句好话混点钱谋生。而相士则相对地位较高，相面、相手、看宅基、点坟穴，可以是皇宫贵族的上客，也可以是平民百姓的“指路神”。

解放后，一方面我国十分重视残疾人福利事业，许多盲人

都能到福利工厂做工，生活有了保障；另一方面，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，大部分人都不再相信所谓“生死由命、富贵在天”的骗人鬼话，自然也就不再相信算命相面之类把戏，算命相面这个行业濒临消亡。

近几年，借着一股“周易”研究热，算命相面又卷土重来，有的甚至打着“科学”的幌子，披着合法的外衣。正规出版社出版的《易经年月通》、《周易卦象预测学》，以及《黄道吉日》、《麻衣相法》甚至《奇门遁甲》、《相术大全》等算命相面工具书，把几千年来的算命相面把戏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心，古老的“黄雀抽贴”与现代的电脑算命并排而立，蔚为奇观。

算命相面方法很多，最常见的是利用天干地支，其次是“五行生克”，国外则多用星相宫格。但无论是新的、旧的、土的、洋的，没有一种不是假的，只不过是利用人们对未来命运的关心蒙哄骗诈而已。

有个号称“赛半仙”的老相士，曾经轰动了半个南县县城。刚来南县“打场子”的第一天，他给一个妇女相手。突然，南县街上有名的“泼皮”李某带几个小流氓闯来，冲着老相士说：“我母亲在街上走丢了，你快相相往哪个方向找，说不准砸了你的牌子。”老相士战战兢兢拿过他的手相了一会儿，说“你别逗老夫了，你母亲早就去世了。”“胡说！”“不敢！”李“泼皮”立即抱拳作揖：“神仙！神仙！我服了！”接着便跪下拜师学艺。老相士果真收其为徒，从此师徒俩在街上定点摆摊看相，李“泼皮”的几个哥儿们也来帮忙助威，一时使老相士名声大震。来看相者络绎不绝，而师徒俩应付自如，据称是十有九准，尤其拿手的是相手后即知相客的家庭人口以及职业、祸福，测命运更是料事如神。一个月后，老相士“移师”他处，他的“徒儿”一

次酒后失言，才知他是被老相士请了来带“笼子”的，所谓能知家丁职业，其实是他的哥儿们在帮忙“摸簧”。摸得准的就用肯定的语气说，摸不准的就讲一些诸如“父在母先亡”和“桃园三结义、孤独一枝”之类的行话。

有一位姓成的江湖术士似乎更具传奇色彩。他本是农村一位专给死人唱丧歌的“道人”，偶尔在一户丧家看到了一本《八卦与占巫破解》，顺手牵羊带回来一瞧，方知自己這幾十年在棺材前乱摔乱打的“八卦”，居然是当今最时髦的“科学”。于是他告别了道人生涯，利用自己在死人前打卦几十年的基础，请人用五彩颜料绘了一面八卦太极图的旗子，开始在一些中小城市“招摇过市”，居然生意兴隆，一天生意胜过以前一个月。看来还是在活人面前好赚钱。有一次，他受遍地开花的气功研究班、培训班启示，在一个中等城市贴出广告，开办“易经半月通培训班”，专门传授“打卦占卜预测学”，每人收费30元，几天就有一百多人报名，除了一些迷信爱好者，还有许多热衷研究“易经”的干部、大学生甚至高级知识分子，遗憾的是他这一“卦”却未点准，开学才三天，就被工商与文化部门联合取缔，因为他这个培训班既无正式办班手续，又有宣扬封建迷信之嫌。

笔者家乡有个半盲的算命先生，为人算命三十多年，却未给自己算准过一次。45岁时老伴突然去世，他复查生辰八字，本应是白头偕老呀！最后，他查出原因是房宅地气所致，于是亲自选宅地重新盖房。他选定的上梁之日恰好是一个雨天，他仍自信是吉祥之兆，不料儿子从墙上摔下来断了一条腿，媳妇也丢下年仅八个月的婴儿改嫁了。

有个洗手不干的算命先生介绍了算命的四字诀。一是“套”，想方设法探你的口气，掏你的心事，扣你的情境；二是

“骂”，故意吓唬你一通，是做生意的，说你运气如何不好，是青年小伙子，说你有牢狱之灾，是妇女则说家里遇了灾星，让你心虚胆怕，不得不请他“指点迷津”；三是“哄”，骂过之后，再说些逢凶化吉、转危为安等不着边际的话哄你；四是“捧”，专门说些吉利话，看你大概爱听什么就说什么，如发财、得子、高升、婚姻美满等。

### 虚虚实实亮奇招

江湖上，除了算命相面的，其他行业为了吸引招徕观众，首先必须“点蓬”，也就是打场子耍把戏。我们在街上经常看到围着一堆堆的人，很多就是被“点蓬”吸引过去的。“点蓬”可以玩猴子、变戏法，更多的则是袒胸露臂练功夫。不过，他们的功夫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真的少，假的多。

笔者认识一位歇业多年的“老江湖”，他以前表演过高难度的吞钢剑。他说这可是真功夫，一柄尺把长的钢剑要从口中一直插入食管，相当残酷，也非常痛苦，是旧社会为谋生被硬逼着练的。先用鹅毛探嗓子，直到无呕吐反应后再试着插葱叶，吞木剑，最后吞钢剑，没有好几年功夫练不成。现在的江湖浪人很少有人再去练这种功夫了，倒是借着气功热，学一些半真半假又容易学会的功夫。最常见的是手钻红砖与指碎瓷碗。江湖汉子“啪啪啪”地拍打着胸脯，唾沫四溅地炫耀一下自己的气功功夫，然后左手拿起一块红砖，运足气后，用右手食指如同钢钻一样钻红砖。只见他咬紧牙关，额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，一会儿就将红砖钻透了。其实这也是假把戏，红砖是用钢钻打穿后，再用砖粉填没涂平的，咬牙冒汗是他的表演技艺。指碎瓷碗也是如此，只不过用了一些魔术手法，暗中用一块乌贼骨顶替了瓷块。其他像“银枪刺喉”、“睡钉床击石”等，虽是



真功夫，但练起来并不很难，因为他们利用了力学原理，看起来吓人，实际上平常。

以一部《少林寺》电影为发端的“武林热”曾席卷中国，这就给千千万万的江湖浪人一个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。虽然他们之中大部分并不懂武功，但他们特具的江湖手法却能以假乱真，甚至达到连正宗武师也望尘莫及的效果。在车站、码头的墙壁上，在电杆上以及厕所里，到处都贴着“传授武功”的广告，什么“五天学会头顶击石，七天学会喉能抗刀，十天学会身过汽车”等等，虽然都是无稽之谈，但却诱惑蒙骗了许许多多的青年，尤其是学生。

某县公安局一位公安人员化装参加了办在他们眼皮底下的“点打培训班”，结束后惊诧的不是江湖术士的骗术，而是受惑上当者的蒙昧。点打在武功传授中最富有诱惑力，七步倒人，百步伤人，练成自然好防身。流氓阿飞自然更渴望有这种绝技。于是虽然每人要交一百元的学费，第一期也有十多人参加。为示公正，这位少林“和尚”是先练功再交钱，功夫未学到手分文不取，打消了学功者的疑虑。收齐学徒后，要郑重其事地举行一个拜师仪式，然后才正式授课。先看“针灸人体图”，背熟穴位。这位公安人员对照以前的解剖学知识，发现 20% 的穴位不准。然后传授气血行走时辰，四天后在一个塑料人体模型上练习点穴方法，第六天便举行“结业考试”，先作一番“不准随意杀生、不准逞能露相”的告诫后，牵来几条狗，当场试验。学徒们怀着神秘紧张的心理伸出手指按照穴位点向活蹦乱跳的狗，几分钟后，狗便口鼻出血，抽搐而死。学徒们欣喜若狂，连忙交钱谢师。于是这位公安人员出示证件，戳穿这场假把戏：在刚才点穴时，他的手指故意未碰狗一下，狗却也死了。当场检验，狗是先喂了毒药，然后注射一针兴奋剂，你不

点,半小时后它也要照样死掉的。令人遗憾的是,这种骗术还在许多大街小巷“大显身手”。

### 文文武武说丐帮

时间:1989年10月18日晚。地点:湖南省某县跃进茶社。在紧关着店门的大厅里,灯火通明,紧挨着摆了十几张桌子,上百人在这里已狂喝滥饮了几个小时。关门喝酒,自然不是办婚宴;焚香烧纸钱,当然也不是喝寿酒。而客人之形形色色更会使你莫名其妙,西装革履与破衣烂衫同座,盲人与跛子碰杯,时髦女郎与蓬头儿童猜拳……公安人员几经调查才弄清,这是一乞丐代表为欢迎某地来的“花子头”而举行的“丐帮联欢晚会”。而最使公安人员诧异的是,其中一个小头目竟是某单位的干部。

江湖上,丐帮是最大的全国性帮派组织。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,丐帮也未完全停止活动。大多数乞丐都参加了丐帮组织,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了养家糊口被迫从事乞丐生涯的,而另一些职业乞丐则利用人们的怜悯心理强讨强要,不劳而获。

丐帮有一套严密的帮规,大小城镇、车船码头上往往都有他们的组织,他们的首领叫“花子头”。花子头并不出街讨要,只在幕后操纵,坐收渔利。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些地痞流氓、把头恶霸、黑帮头子。笔者所在县城有个叫“来宝”的花子头,今年已有60多岁了。他住在一栋楼房里,抽的是洋烟,喝的是名酒,无论结婚祝寿还是出殡送葬,一般都要请他去坐上席。否则他一声令下,便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前去讨要闹事。他们手捏一挂小鞭炮,到门口一放,便开始打快板,说数来宝,或者玩蛇耍猴,一个个蓬头垢面,吵吵嚷嚷,搅得你不得安宁。只因为他们乞丐,谁也不好管,谁也管不了,最后只好请花子头来“协